厚齋易學

一三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八

經下篇 夬姤

䷪ 乾下兌上

夬

賛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

程正叔曰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

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

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

夬也

林黄中曰山附于地山宜在上者也剥而落之是

以謂之剥也澤上于天澤宜在下者也決而潰之

是以謂之夬也

程可久曰柔乘剛小人凌君子必決去之

耿𤊹道曰合五剛以決一柔其勢順而易若決水

然

雜卦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李子思曰序卦始乾坤終未濟者男之窮也雜卦亦始乾坤而終夬者小人之窮也孔子之意以謂未濟雖有不盡之意然象為男子之窮不若決為小人之窮也故變文以為六十四卦之終

林黄中曰不曰小人道消而曰憂者此聖人之深旨也雜卦六十二皆一辭而已蓋有合兩卦而言

之者獨夬遘疑於辭費夬之四言又系於雜卦之末夫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可謂長矣而小人之道其窮若此能勿憂乎我盛而長則无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決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在也

右明卦義

象賛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說卦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右明卦用

程正叔曰理无常益益而不已已乃決也

林黄中曰自益之夬震變為乾巽反為兊益而不已則上九之兊澤乘乎九五之天位澤上於天必決之象也

李子思曰陰卦之序先剥而後遘陽卦之序先復而後夬蓋自復之一陽而至夬之五陽者君子漸

進之象也自剥之五陰而至遘之一陰者小人漸
退之象也易卦之序其所以進君子而退小人其
微旨盖如此

右明卦序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贊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
也

游定夫曰揚於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

郭子和曰始自王庭孚號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

耿睎道曰王庭君子之所聚也合五剛之象也

林黄中曰五天位也王者之象也庭外而虚也九五為王宫上六有王庭之象

都聖與曰乾至剛實有孚之象兊為口舌號令之

象

蘭惠卿曰孚信以布號令明上六有危厲與衆棄之邑者位也明言布告自爾上六之位言不當乘五陽也

程可久曰告自邑可也即戎不可也戎指上六窮寇不可迫也

李季辯曰小人竊威福之權利在興兵君子於此欲舉兵以誅之則惡在君側其勢不順

李去非曰獸窮則搏蠆毒在尾決之於欲窮者尤當防小人反噬也

張舜元曰利有攸往以至剛長乃終而後已以此見小人雖少亦不可容之於朝廷之上也

張子厚曰除害務本故利有所進

毛伯玉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夬之世實然聖人蓋勉而進之則克終矣非謂進而不已不留餘地也

右明卦象占

楊廷秀曰古者孰有不以存小人而傷君子不以去小人而傷國哉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

李季辨曰一陰在五陽之上衆皆去而一獨留小人之據尊位而在君側善固結其君而未易動者也将誅君側之小人辭雖直而勢不順自古寡謀

淺慮輕舉妄動身戮而國隨以亂者皆不明夬決之理者也故處夬之道其為危懼警戒之辭者不一聖人之示後世者深矣小人彌縫之計密而君不以為疑必揚其過於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也信號令於衆謂將有危事使舉朝皆知其為小人也又告令於其邑使舉國皆知其為小人也不利即戎小人利在興兵也

李子思曰上下无陰則一陰者衆陽之所與也上

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爲比九三與之爲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獨初九九二耳又遠於上六雖欲決之其勢有所不及故曰有厲有戎有凶有之爲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而无一跌之虞矣

鄭少梅曰陰傅於五五于四皆屬之是謂之兊卦所謂包陽之陰挾君子之小人所以難去爾

右總明彖義

初九壯于前止往不勝為咎

贊曰不勝而往咎也

都聖與曰壯言其健也前言其進也止言其行也咎言其无應也

郭子和曰大壯初九壯于止而此曰壯于前止又欲速其進也

李氏曰壯于止征凶當壯之初而戒其用壯也壯

于前止往不勝為咎當夬之初而戒其好勝也
蘭惠卿曰卦以夬名往則末必不勝然聖人之道
于未決之初必圖萬全慮勝而後動苟不勝而徒
往則為咎有戒之之意非惡之也
毛伯玉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
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聖人于五陽之
盛而有不勝之憂微矣哉
王景孟曰居夬之初倡決柔之謀者也先衆而動

之象也必有全勝之道而後往往而不勝咎將誰

執

案初去敵最遠又遠于君欲鼓衆而前以決在上之小

人以剛居陽過于剛者也萬一不勝則為咎矣為

初九者聽倡而動可也

右明象占

李子思曰大壯四陽也進而五陽夬也二卦者皆

陽盛之卦下體皆乾故夬與大壯在下三爻其義

則同所以戒乾陽之上進初九有二而初爻尤寓
深戒
右明爻義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贊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程可久曰九五發號者也本爻奉號令而警惕者
也上六應九三有見乘之理而不見其迹莫夜有
戎之象以柔犯剛以危犯安故可勿恤况能惕懼

者乎

李季辨曰二與五同德既信於君矣但謹懼而施號令於邑使小人无所容則其勢自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莫有興兵之意本爻不可啟兵端但勿恤之則其計不行

林黄中曰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本爻之視三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九三之夕惕也三與上為應四與上同體則有戎勿恤不亦宜乎

張舜元曰兊為兵戈故曰有戎本爻剛中而善斷

知其剛長而足以制之乃戒諸剛曰勿恤

毛伯玉曰警之則可應之則不可彼之計將出於

徼倖而吾不為之動則其技窮矣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初過于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二處中

居陰而无過焉是以有謹戒不虞之義

鄭少梅曰聖人以陰陽明君子小人可謂謹嚴矣

否次泰觀次臨遘次夬明小人之代君子復次剝
大壯次遯明君子之代小人也然獨于剝之一陽
夬之一陰雖窮而深憂者何也以剝陽足以制二
陰而為艮夬陰可以御二陽而為兌耳夬之一陰
既可以御二陽而下卦之三陽其一為我應矣唯
他位之陽為敵而又遠于上有三四五為屏翰豈
不為之深憂乎

蘭惠卿曰初九則夬勝於大壯九二夬亦當勝乃

惕號莫夜有戎何也蓋大壯則有六五之應而夬則九五不應反比上六故也

右明爻義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贊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王輔嗣曰頄謂上六也最處體上故曰權也權令

觀

案或疑咸之象腓股脢輔未嘗逆施今初為趾而四

為臂何也曰是與咸咸巽咸合六爻以為象猶剥艮之類也夬則分二體以為象猶大過鼎之類也故三在下卦之上為頄四在上卦之下為臂六爻不相蒙也不然臂下體也上體烏得而象之此易之所以為易而不可以一說定也

李去非曰小人見其壯于頄面則思防之是以有凶也

都聖與曰有凶者不能必无之辭

王景孟曰聖人戒其過剛也頄剛物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于顏面此凶之道也何者小人之或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可不戒乎

王說得之大壯之陽進一步則為夬故夬之初三兩爻猶以壯為象蓋陽自壯而浸長也

右明壯頄之凶

李仲永曰君子夬夬與衆偕行而我獨往應於上

六

九家曰獨行謂一爻獨上與陰相應爲陰所施故遇雨也

蘭惠卿曰遇者不期而會也見穀梁

程正叔曰易中言雨皆謂陰陽和也

張舜元曰兊爲雨澤

程可久曰遇雨若濡猶詩人言厭浥行露也

李子思曰五陽同決一陰而已獨爲之應則衆陽

焉得不慍都聖與同然而終以无咎者以和說為夬而不至傷暴則小人甘心於引退矣

右明君子夬夬獨行遇雨之无咎

張知常曰決小人之道當不惡而嚴壯于頄所以凶也反之則无咎

毛伯玉曰自重剛言之則有凶自有應言之則无咎聖人所以兩言之　又曰雨者所以解也其徒必有慍之者終元以咎我何也勢在彼而吾以應

從之是枉道也勢在我而我往懐之何求于彼也
上六窮而无歸也苟有所歸將不為厲矣
馮當可曰夬決之壯見于外貌而中不能无應之
之心陰陽之情不能无私九三不勇決者牽于欲
也
此言爻之情
案衆陽勇決一浸消垂盡之陰宜无難者易之卦爻
之辭多凶咎艱難何也上六近比九五挾君之勢

以臨下九三居乾健之極比諸爻尤勇于決者也
苟用其壯見于頯面不顧其君而勇于決君側在
巳上之小人其取凶必矣故曰有凶有凶之理非
謂其事之凶也惟不隨衆陽之決而獨行以遇之
與之和説則雖不免衆陽之慍而可以无咎其彖
贊所謂決而和者歟

右明爻義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

贊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程可久曰臀上體之下膚陰柔也

耿晞道曰衆剛皆以夬為事而爻乃居陰止而不行則三陽並進而見侵于下故曰臀无膚

朱子發曰四本大壯震震為足欲前而九五礙之又柔而少決則却而不前故其行次且

李氏曰離乾而居兊則知說而不知健以剛而居柔則欲決而泥于和故止則不能安有臀无膚之

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之象若是者不果於為決也

李季辨曰爻與上六同在君側位望已重無意除亂欲止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得安故曰臀无膚欲往則與上六同事心不能斷故曰其行次且

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贊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蘭惠卿曰若能牽引諸陽以共決上六則非位之

悔可亡然不中不正終不能聽信此言

都聖與曰牽羊則在三陽之前率先以進者也

張子厚曰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易為力

朱子曰當其前則不進隨其後則可以行

程可久曰方孚號之時不赴事功有聞言不信之

象

張舜元曰以兌居坎之變（本爻九六為坎）變兌為口舌坎為耳坎變故聞言不信

李仲永曰處衆剛之閒无應又不當位故聞言不信自用者也

馮當可曰闇弱之人利害之際中既無主謀亦不從葢常態也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諸爻皆通大壯言之然則羊非兊也大壯所謂觸藩者也大壯之三已觸者也故不能退不能遂夬之四欲觸而未果者也故臀無膚其行

次且進退皇惑之間其象畧同
李氏曰下三爻與大壯同者同於為乾也上三爻與大壯異者震兊之體殊也
案臀无膚則羊已觸矣特大壯止九四一陽為藩故決之則角不羸本卦則九四之上有九五焉據大君之位未易進也故必牽之而後進大抵二卦相因為義故藩決則壯亦取夬象夫合六爻一體觀之則壯四陽夬五陽上進而消陰此卦

之所以為義也分上下二體觀之則乾之三陽本在上之物下非所居勢必上進不容有一陽爻之當其前故壯夬二卦乾三爻率與上卦為敵其或相應者陰陽之情也

右明爻義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贊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蘭惠卿曰諸儒以莧陸為上六愚以為本爻若上

六則當言夬夬莧陸而不當言莧陸夬夬也本文以剛居陽故亦曰夬夬莧陸二物生於潤澤今九五之夬如莧陸之不免外資上六兌澤之濡潤為夬之主而不能決去小人內接四陽外比上六君子小人皆兩存之中道而行止可免咎

憑當可曰九五率衆陽以決一陰乃不能去豈非如莧陸之浸潤而失其剛決者邪猶剛明之人久與小人處不能無惑者惟其居得中道故

勉為夬決之事決之又玦而決不足也五剛明之主也四陽同德比義決去一陰而猶若是下于此者何如哉嗚呼使小人得用而在上位據要勢雖當時士君子所守不固亦或助之雖人主剛明樂其説已亦或安之其去之之難觀夬之象可為太息　又云決陰者陽也卦三陽位初九遠而在下位不能決者也然則居陽位者下卦惟三上卦惟五二爻當合力決之故于二爻言夬夬

而三有相應之情上有相比之說故一陰之夬至於揚于王庭孚號有厲也

右明象占爻義

上六无號終有凶

贊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劉長民曰小人乘至尊雖无號令終必有凶況號令嚴信告自下邑而共決者哉

李季辨曰決而至此不假號令亦知其凶矣

程可久曰柔處上窮之地下乘五剛宜有命令使知畏懼不然罪大惡積終于有凶不特凶于小人亦凶于時故以終為言

案卦有三號彖為孚號九二為惕號上六為无號兑之口自天而出令故為渙汗其大號之號彖之孚號者孚於五陽也二之惕號戒謹而布於下也上之无號者已揚於王庭矣雖无號小人終不免凶況乎號之大者哉

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初有志也下而无力惟二犯難而无恤

三巳牽于應四則闇于事五為陰所惑當夬之時

五陽盛長以去一陰其中倫類尚有不可倚仗如

此去小人何其難哉

林黄中曰夬之君子不患其不能決而患其不能

和故三陽位雖處得其道僅能无咎

李季辯曰五陽決一陰而五陽皆未善初不能決

二未成決三與為應四與同體五有右之之意以見小人為計之密君子受其欺而不知覺聖人于爻時反復設諭獨詳于他卦君子處此可以自謹

案于剥見剥一陽之易于夬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使君子者致謹于待小人之際不可以易心處之

右明六爻

䷫ 巽下乾上

遘

贊曰遘遇也柔遇剛也雜卦同又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遘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遘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為遘

林黃中曰一柔而遇五剛爭亂之道也而何遇之

云乎謂夫陰方來而始與陽遇是以謂之遘也

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遘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律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是遘主陰遇陽而言也

蘭惠卿曰陰生于午與陽相遇于中途

林氏曰聖人內剛而外柔內君子而外小人以陽為主陰為客故陽來謂之復而陰來謂之遘也豈

特聖人之心然哉亦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

趙氏曰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一陰之生曰遘則若始相遇然蓋聖人内君子外小人之意

集觧曰小人有不正之行而遇時亦有此象

右明卦義

象賛曰天下有風遘后以施命誥四方

右明卦用

程正叔曰物之決判則遇合不合則何遇遘所以次夬也

林黄中曰遘之成卦夬之反也乾反居上兊反爲巽初上相易而成卦也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剛柔相推時之運也窮于上必反于下決于此必遇于彼自然之理也

邵堯夫曰復次剥明亂中生治乎遘次夬明正中生亂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遘

者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

右明卦序

女壯勿用取

贊曰不可與長也

朱子發曰女德巽順而剛壯故曰女壯

此深得其言餘說旁通而曲暢之者也或謂巽長女故稱壯然復之震亦長男不稱壯何也

金氏曰巽女既長矣五月之卦一陰用事剛不能

制是謂女壯

程可久曰陽既壯曰大壯陰始生曰女壯者言于將壯也初六以巽上承未有犯上之意九五剛中正命二制之在下得防微杜漸之義

李去非曰復遘者皆初生之爻也于復言朋來于遘言女壯于潛龍言勿用于女壯言勿取一陽之未得其朋而知其必以朋來且為君子喜也一陰之未至乎壯而知其必以女壯先為小人戒也故

潛龍勿用以養陽而女壯勿取以抑陰其實則憂君子之至矣

楊廷秀曰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而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以爲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又曰勿用取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遠之且不免況親暱之爲同室之人乎

都聖與曰夬五陽已盛而猶以剛長為貴遘一陰方生而遂以女壯為戒則陰陽雖相為消長君子小人雖相為盛衰而陽長則萬物生君子進則天下治乃人之大情天下之公願而作易者之所不能違也

右明卦象

藺惠卿曰一陰始生小人始長苟與之進遂至于剥君子故曰勿用取也蔣定夫同

李氏曰女以順為正取女者將以永終也今桑有變剛之志則女必用壯有不可勝者非永終之道故贊曰不可與長也

李仲永曰男不下女亦勿取之義

或以為五陽皆求非貞女故勿取失其指矣

李季辨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聖人重卦至此蚤知後世有非常之變也初六一柔以漸而長既進而二又進而三未有咎也進而至四則有无魚之

凶進而至五則有自天之禍又進而至上則始有
上窮之吝而于彖則曰女壯勿用取女一陰尚微
預言女壯戒以勿取其三代未有之變乎其知漢
唐之女禍乎武王數商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然不過唯婦言是聽而已未至如後世之冠屨
易位也漢呂氏之禍猶曰與帝並興雖制政房闥
而于大臣猶有所畏憚至唐武氏則矯假威福臨
制天下使天下之人重跡寢息稽首以聽命而不

敢作為天地為之易位者數十載此三代以來所未聞聖人逆知之于遘見其義　又曰女子之道易以說人一為所牽則事去矣

右明卦占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贊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李氏曰金柅者剛而止物九二之象也初若牽繫於二柅而不行則剛柔之分正而吉苟无以止之

將有攸往則變剛之志逞矣故見之則凶

蘭惠卿曰金者剛也柅者木也指九二巽木之陽

九家曰絲繫於柅猶女繫於男故喻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吉復往見四則凶矣

此說近古而得經之旨以初而言二是也見之義亦密下卦巽為繩故有絲繫之象

李仲永曰女待男行者也不待男行而往見之凶也

程可久曰以柔在下有豕之象繫于金柅言見制於九二之剛乃不棼亂故貞吉若有攸往則以柔變剛故見凶于攸往之後非凶于初也

案此告初六之辭故使之遇九二得陰陽之配則吉不可復往見九四之正應則凶也陰以下為貞居卑下得婦人之正況既遇二不可復見四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亦貞也此欲一陰之止而不欲其浸長故告之若此若以正義言之舍正應而惟其所

遇與蒙六二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何以異哉

右明繫于金柅之象占

李去非曰羸豕之孚信于其類也陽為龍陰為豕

蘭惠卿曰豕指初六之陰

趙氏曰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豕而羸之猶

絲而繫之也羸之者九二也然九四正應其情相

孚故蹢躅而欲决其羸以往也觀此象也則一陰

决非羸中之物

右明羸豕之象

王景孟曰卦之所以為遘者在此一爻吉凶實於此乎判也有以制之則吉無以制之則凶

朱子曰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趙氏曰既言固止之為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為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

戒也復言羸豕之蹢躅以見小人之情狀

馮當可曰此卦不相應何也曰相應者素也適出而相當者遇也非素也初遇二則為二所得豈復有應四之理

或以初應四而繫二為疑林黄中曰卦以遇為義盖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

案聖人取象金柅以見九二之剛制于初六而繫之矣然初六之情狀雖與二近而相得浸長之勢決

不已也故以貞吉曉之復以往見凶戒之猶以為未盡也復取象于豕以見初六之雖絓繫在下而衆陽之所求其志皆足以相孚雖羸之而不能進其躁而動固不自禁也軼其繫羸則浸浸上行矣可不戒哉可不憂哉

右明爻義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贊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虞仲翔曰賔謂四乾尊稱賔二據四應不利四也

李去非曰魚陰物喜伏而惡見小人之象剥之貫魚遺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剥六五无不利而本爻无咎

李季辨曰初之魚進而至二入二之包也

王介父曰四自外至賔之象也

朱子發曰初本應四而二據之宜有咎然陰出遇陽于遇道為得故无咎 胡翼之劉氏同

李仲永曰包者治也魚則民也有民之少不可以分治也故不利賓

右明象占　或者以賓為衆陽以九四无魚之象觀之不待辨矣

程正叔曰二與初密相遇者也在他卦則正應於四在遘則以遇為重

李子思曰一陰初來遇剛則從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為主而

四爲賔一民不可以有二君不可更及四也

衆因有魚之象故言賔蓋魚可以充賔客如婚禮有賔在焉爲酒食以待鄉黨僚友則當及賔而此魚至寡僅充已食則不能及賔矣假此義以明一陰不可以遇二陽亦不容于上進也孔子賛意又以義言

右明爻義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贊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耿𢓔道曰二方有初而三乃乘之是以見侵於二而有臀无膚之象

馮當可曰與二有競理故也三次且不前有顧戀之意而初終不與

朱子曰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而无大咎然則小小悔咎亦不能无之蓋以其有爭初之心也

爲臂以二在後取象夬之四亦取象于臀者以下卦在其後已當其前也本爻之取象于臀者以九二在其後已當其前也見侵于後故无膚欲進而前行則未忍舍初而去欲止而退却則又以二之侵于其後故次且處多凶之地而廹于爭奪之傷故厲

右明象占

郭子和曰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遘三四反對之

爻與損益二五同

李氏元量曰雖剛而體巽其性入而伏有下爭初之心焉初已入二之包非已所可得是以見侵且傷而行次且夫以其見侵且傷故厲以其行而欲避故无大咎

楊庭秀曰一卦五陽而一陰則爭赴于一陰一水衆漁而一魚則必爭赴于一魚初六之一魚二最近近最先得三乘而爭之爭則必傷傷則必郤郤

而不力爭雖不得魚无後裁故无大咎

李子思曰易之六爻惟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右明爻義

九四包无魚起凶

贊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胡翼之曰初與二相得而失四之應是二包有魚

而四反无魚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二矣四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
林黄中曰包而无魚則亦已矣何咎之有起而爭之斯為凶矣
都聖與曰書所謂用作凶
李去非曰微有動象則凶隨之不待有攸往矣
右明象占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贊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陸希聲曰初有意于五此瓜蔓滋延之象五以重剛下際于一陰杞根深之象

朱子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剛陽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又曰有隕倏然而有之象

李去非曰杞高木而葉可以包物瓜實多而易潰

以陽包陰有變離之象故為含章

彖五陽宗一陰而令文為遇之主夫以陽覆陰謂

之包以陰奄陽謂之含五高而初在下故有以杞

包瓜之象初六浸長而遇五以承之故有含章之

象杞之包瓜九五包初六也含章初六含九五也

其交相遇如此夫九五之包初則猶有制之使不

上進之義初之含五則由浸長至五其象為剝矣

上九在九五之上天之象也懼初之剝巳也則擊

而隕之使瓜下墜而安于在下之貞焉故曰有隕自天隕亦剥之象也天亦天之命也聖人扶陽抑陰見于爻象微意如此

右明象占

毛伯玉曰瓜者延蔓之物引之則日滋夷狄小人之象也以杞包之者勿令出于杞也亦金柅之義也隕者瓜之落也

李子思曰所制者在一陰六爻之中曰豕曰魚曰

瓜皆所以喻一陰　又曰陽明謂之章易遇陰中之陽皆曰含章
集解曰有隕自天奉天命以翦凶孽也五陽同功一陰為亂若不除去是舍命也
右明爻義
上九遘其角吝无咎
贊曰遘其角上窮吝也
蘭惠卿曰角者如獸之角最居首上如晋之晋

其角也

耿睎道曰角者剛上窮也

林黄中曰上九志在于遇斯遇其角矣

李子思曰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而已獨以剛亢在上不能下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漸長而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繫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絶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

悳

案卦以遘爲體六爻无非遘也遘而剛窮于上其象爲角去初之陰最遠故吝然遘者陰長之卦陰長至上則爲坤之龍戰矣惟其无所遘遇而陰不至于剥陽雖吝而无咎

右明象占

李氏元量曰遘之諸爻或以所承如初之于二或以所應如二之于五皆得其遇也上雖與三爲應

而三方志于下是以窮而吝三欲爭初則臂而无
膚四欲應初則起凶上獨剛以自守雖无遇而上
窮視三四則有間矣是以无咎
朱子曰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
九三類
右明爻義
趙氏曰當遘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之
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

可往而又于九二九四九五言所以包制小人之道九三重剛不中近于高亢上九以陽剛居一卦之終高亢而上窮故厲而吝然而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案凡外三爻者内三爻之應初之有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之包有魚故五則以杞包瓜三之臀上之角此厲无大咎則彼吝而无咎遠近淺深之間耳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二十三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十九

經下篇　萃升

䷬ 坤下兌上

萃

贊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程伯淳曰澤上于地水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于地言上于地則為方澤聚之義

案對夬立象猶屯之於解不以卦定序反對為定也澤上于天則決上于地則聚

楊廷秀曰萃者天下生聚全盛之極也天地聚而陰陽和萬物聚而食貨充君臣聚而大道行萬民聚而天下泰此豈一日所致哉

李子思曰以畫觀之二陽得位四陰聚而歸之故曰萃三陰巳升在上二陰在下有應隨之以升故曰升臨萃二體相反二陽在下近民有臨之之勢而未有萃之之權及以兊而加之反之坤上而二陽位在上卦然後斯民可得而聚

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卦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筮

元永貞无咎而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說則不足以為萃豈特二五相應而已哉

毛伯玉曰萃似比然則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固相親也而散漫未有所歸故其卦曰不寧方來其爻曰失前禽名分未定不必其皆比也夫澤上於地則水固鍾於澤者也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

蓋天下一家極盛之時也

馮當可曰非有擾攘傾覆之變安得舍彼而取此

三代之時歷世載德以有天下非一時萃於我者

之所謂萃也

案萃與比近蓋地上之水與地上之澤亦不甚遠

也然水聚而成澤則比者萃之初萃者比之後其

象甚明比則一陽居尊位而五陰爭比之上六最

後則為後夫凶為失前禽此正聖人作而萬物覩

之時所謂鳳凰景星始見爭先覩之者也萃則二
陽而四陰聚之有君有臣其民聚於臣以歸於君
此名分已定聚而不散之時也此其大凡也若夫
聚天下之民日中為市何以聚人曰財所欲與之
聚之方以類聚何莫非聚而又豈止以天下定未
定為說哉先儒之言雖異同而各有理不得不辨

右明彖義

象贊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右明卦用

序卦曰遘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

林黄中曰自遘之萃巽反為兊乾變為坤上下相

易

右明卦序

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賛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張舜元曰全卦之體有廟之象

朱子發曰艮為門闕上為宗廟

李子思曰二陽在衆陰之中有建立宗廟總攝衆志之象豫之象亦為重門𥁋艮之上又有三耦畫也今此卦象如豫特多九五一竒畫耳故為有廟而九五至之之象

耿睎道曰萃之時以言乎人則四海之歡心得矣

以言乎物則九州之美味備矣王者之所以致孝
享於是乎在
朱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
精神則可以致于廟而承祖考也　又曰人之精
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陸希聲曰氣聚而生故精氣爲物氣散而死故游
魂爲變魂氣有散无所依歸故聖人於萃聚之時
立宗廟以致孝享

胡翼之曰夫人之生則精神萃之於身及其死也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之卦設為宗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

程伯淳曰萃渙皆享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渙散故立此收之　又曰古者祭祀用尸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萃渙皆言王假有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

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

程正叔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

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

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

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

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

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李子思曰天地之氣浮游于大空之中絪縕縕縕

漠然而无形也下騰上降往來聚散而不常也因
其忽然而聚之際必求有以凝之然後旣聚而不
散譬之林林之衆紛然不齊一其耳目而堅其心
志者其唯建邦立都置宗廟社稷之為先務乎
李季辨曰宗廟者人心所系武王伐商載主而行
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系人心也
張子厚曰與涣卦義同故繫辭互見
案聖人行禮有經有緯因萬物之萃而致享宗廟

禮之經也以祖考之神萃于廟而萃巳之精誠以格之所以系衆心而使不渙散禮之緯也

李子思曰九五具陽剛之德有大人之象當萃之時出履正位而上下羣隂聚而利見以求亨此聚之以正者也　又曰二陽得位而專賛九五者四為五之輔出而為九五聚民以歸於君上則可而分以自專則不可

李季辨曰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

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

李氏曰人不能无羣羣不能无爭必有善羣者為之主利見大人者求其所為主也

程正叔曰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義安得亨乎故利貞

案貞利利貞兩言利義本不相蒙孔子合言之謂聚之利于亨者以見大人則為所聚之正是乃利貞

也說者第釋孔子之傳而文王之經意隱矣

林黃中曰坤為牛故有牲之象

李子思曰陰聚而歸陽有萬物盛多能備禮之象

程正叔曰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

李季辯曰君位既正方用大牲如湯用玄牡之類用大牲則天命定矣

王景孟曰當此之時凡事皆吉於用大亦不特大牲而已也成大功立大事興大利凡此皆吉於用大者也故繼之以利有攸往

程正叔曰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

右明卦象占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說者謂孚四而三間之易无陰間陰之義

賛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林黃中曰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四在臣位能萃
而不居是有孚而不終也初孚四而不終將萃於
五五既遠而非應而初之所居又陽也是以其志
惑亂於其所欲萃焉如號咷之人一握其手而為
笑也四五皆兊體為口舌故有先號後笑之象
李季辨曰初與四應以陰求陽宜相孚也四位不
當終不成萃故有孚不終心不能定去就不決故
乃亂乃萃萃而以理不約而合若嬰兒之號泣然

為父母者一握其手則為笑矣此見天理之萃也

四既无位進而萃五得萃之正勿恤而往可以无咎

程可久曰號與笑哀樂之見於外與同人旅稱號笑同意

右明象占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贊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李季辨曰五爲萃主巳爲正應下連三陰相引萃五萃之吉也

案說者多以牽於羣陰之間不能自達於九五唯蘭惠卿李子思以其礙於九四其說然矣而謂必待九五引之則又非文義盖凡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大畜之二是也初六牽於正應六三限於相比皆爲九四所萃唯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爲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咎

以九四之當其前取象也

右明占

程可久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

朱子曰卜祭者有其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案禴固言祭然象也與坎九四之義相似為六二者苟不阻於九四而孚于九五則可以闊略禮文而得享上之義矣

右明象

王介父曰升之九二以剛升孚乃能无咎故先言孚乃利用禴而後言无咎

右明爻義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賛曰往无咎上巽也

耿贍道曰比于九四而求聚者也雖有剛柔相與之道然非正應而求之不得所欲故萃如嗟如无攸利

李仲永曰三陰皆進是萃如也三陰皆進而巳獨无應故嗟如也不當位而應故无攸利

李季辯曰三應上六既齎咨涕洟故萃而嗟如往而萃五則无咎

馮當可曰物方萃巳安得散但萃道不足故有小吝咎則无也三陰皆萃于九四是萃如也然四非巳應又非君位於心不安嗟如也九四權臣也而萃之上六本應也而不應之故无攸利然九五在

上往而聚之斯无咎矣若必欲踰五而求上六之

應則終吝也小謂六之陰也

右明象占

九四大吉无咎

贊曰位不當也

朱子發曰陽為大大者吉也

胡周父曰无他辭而直謂大吉无咎夫萃之世弱

趨於彊闇依於明四臣位也而陽處之以說而接

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位吉非大者乎

郭立之曰卦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萃莫吉於斯

李氏曰下比三陰有得民之象上承九五有得君之象在萃而得君得民人臣之盛者也故大吉无咎

程可久曰人臣與君分其所萃安得无咎惟其與五同德不植私黨使大者尊榮而吉始見補過之

義大字義與郭合

林黄中曰以九居四不當其位能萃而不居非與九五爭民者也此所以大吉无咎　又曰萃之六爻皆言无咎而四言大吉无咎明萃之无咎皆九四之功也

案說者率謂大吉然後无咎或者又不謂然今以爻義考之衆陰歸五多阻於四而九五亦无大得志之辭易於九四系之以无咎可矣而曰大吉云

者似予之過何也曰聖人葢變文以示訓也使九
四以其位之陰而如比之六四則九五安得有匪
孚悔亡之辭豈非大吉使九五制於九四而如豫
之六五則安得有有位元永貞之辭九四豈非有
咎當知萃之四五善於豫而弗若於比曰大吉以
示其勸曰无咎以示其戒讀九四之辭者黙喻於
辭意之表可也
右明象占爻義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賛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馮當可曰聖人於萃卦雖二五中正无大與之之辭者四在側以爭萃爲五者不可不勉其所以爲萃之道矣元永貞則四必爲大吉无咎

朱子曰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戒占者當如是也

李季辨曰渙而方萃人情未孚必元永貞然後悔亡蓋萃而得君其卦為比元永貞之道也萃而成比則悔亡矣

右明象占

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辭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無非一理所貫也初與三不當位者自萃於四是物有匪孚者矣故必元永貞然後

悔亡
案二陽爻所以萃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故也匪孚以衆陰孚四也悔為匪孚也必盡君道元永貞然後匪孚之悔可亡盖四近民而已巍然處其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以卦變言之九四之變則比也比吉也九五之變則豫也豫則貞疾也故四之辭吉而五之辭多戒云

右明文義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賛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胡翼之曰居卦之外而下无其應是以齎咨涕洟也

李仲永曰以兊説在上而齎咨涕洟者説極而憂也憂之如何無位而窮也

李季辨曰五居正位以六居上失萃之時

張舜元曰兑為口舌為雨澤之象

右明象

程可久曰知危懼禍物亦不我咎也

王景孟曰萃久則散說極則悲君子以為无足咎

也

右明占

林黃中曰上者萃人下者萃於人以陰柔處卦之

窮是其无萃人之材物莫之與而又不能萃於人

若也是以窮至於齎咨而涕洟焉

案易窮則變萃澤萃於下也上窮則澤潰矣夫成卦萃聚也聚極而散上卦兊說也說極而悲故其象如此至於爻之變則成否夫萃之不早而窮焉无所復入徒有悲嘆何所咎也且萃者極盛之時也極盛之時宜物情和說順適以應坤兊之象今觀之六爻初則號三則嗟上則涕洟而且不止於號齎咨而又不止於嗟何也禍福倚伏而盛滿難

居故六爻止于无咎而大象所以有不虞之戒也

右明爻義

蘇子瞻曰方以類聚有類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盍以爻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能萃上豈非爻爭之際哉

林黄中曰六爻以相應相比為義蓋當説順萃聚之時說極則易憂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

所當警戒不虞而尤惡於不相親也　又曰六爻以陰聚於陽為義夫陽剛者人之所聚也陰柔者聚於人者也為上者人之所聚也為下者聚於人者也是故萃之二陽其居陽位者應萃之義居陰位者能萃而不居也

李季辦曰卦四陰二陽以陽為主三應於上二爻皆陰非萃之善初應於四聚而得吉無萃之位二應于五君臣正位成萃之功

都聖與曰相忘而相與本无咎也方以類聚則相攻相感相取而吉凶悔吝生焉故所謂无咎者本皆有咎善補其過則所謂咎者亡矣此六爻所以皆言无咎也

右明六爻

䷭ 巽下坤上

升

贊曰彖以時升

雜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

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日長於上故謂之升

李氏元量曰剛以上為位其在下非其所也故於

剛在上曰止其來自下曰復柔以下為位其在上

非其所也故於卦柔在上曰見其進自下曰升

蘭惠卿曰邵堯夫易圖謂升者臨之生萃之反柔

以時升非獨六五蓋萃則四五皆陽而升則陽降

陰升四五皆陰自萃之反而言也或曰升與晉何

巽曰升者自下升高故謂之升故大象曰地中生木升晉者自近進遠故謂之晉故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取義各不同也

案木在地之下自下而方升明在地之上出地而上進

李子思曰陰陽二氣迭爲升降陰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亦未有陰常降而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反居于下而三陰反居于上也故曰柔以時升　又曰左右前後四陰乃扶

二陽以俱升六爻盖无一之不升也

郭立之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謂之升

楊廷秀曰升則足以行道

李季辨曰古之賢者升進而上其道不一有自司徒命鄉論秀而升者自司徒升之樂正樂正升之司馬司馬升之王所有自侯方歲貢而升者天子則試之射宮中多者得與於祭有自三年大比因

賢能之書而升者天子拜受登于天府其條目見於周官王制而其義則隱於易之升盖木之升也其勾未萌甲未拆之時枝柯榦葉皆備於未升之時故其升也莫能禦猶賢者之未進也道德蘊畜皆當素備故一出而名實遂孚矣此卦辭元亨之道也

案自下而上騰者謂之升觀孔子之傳唯象以時升地中生木之二說諸儒不過祖述之而已大抵

主巽之自下而升柔亦巽也木亦巽也
象贊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右明卦用
序卦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林黄中曰自萃之升坤反居上兊反爲巽二五相
易而成也
右明卦序
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贊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案贊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二順上以剛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九二之材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道以見之勿憂其不見也南面而治天下者六五也九二之大人既見六五之大君乃偕進而上行南征之象也諦觀卦義似皆主巽而用見大人獨不主巽者

陽為大夫有六五而稱大人者无此象也

王輔嗣曰陽爻不當尊位无嚴剛之正則未免於

憂故用見大人勿恤也

代氏曰尊爻无此人故不云利見

程正叔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

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

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

林黄中曰巽東南也坤西南也自巽升坤必涉乎

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斯為吉矣

程可久曰陽以上行為南杜元凱謂陽氣起于南行是也

李氏曰明夷九三曰南狩升曰南征征與狩皆有事之大也

案用見大人主六五言蓋用元亨之道以見大人也人主之升於位與德皆用見大德之臣也此以巳升言也南征乃以自下而升為義主九二之陽

爻以象君子之升以方升爲象也明夷升征與狩
皆稱南以坤位西南嫌其爲陰晦故以南目之大
凡人背北面南南前進之義也
右明象占
初六允升大吉
賛曰上合志也
鄭少梅曰初傳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故有
允升之象

趙氏曰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

案卦以柔以時升為義初六之柔與三陰同德而升无間言者也而二陽閡之然陽本上升之物三陰不能拒則亦與初六同體而升亦无間言者也是五爻皆欲與同升夫是之謂允其大吉可勿問而知也諸說不明卦之大義多曲而不當

右明象占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賛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朱子發曰升萃之反也升之九二即萃之九五故升萃二爻反復同象明二五之交孚也

李子思曰萃之六二以陰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之九二以陽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至誠相感而相應則一也故爻辭皆有孚乃利用禴之義而彖傳皆有剛中而應之辭

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焉故即其材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

林黄中曰二卦不言於五而言於二者貴賤之位也

馮當可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應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誠而格之不能不守貞以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賛二

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毛伯玉曰古者卿大夫皆世禄然卑踰尊疏踰戚者有之矣其大者為舜為傅說為呂望其次如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此皆升之謂也匹夫而升于朝亦不偶然矣故曰孚乃利用禴无咎彼固孚於未禴之先者也

案萃之六二无咎以閡九四升之九四无咎以閡九三本皆有咎唯二五中正故交孚而二陽爻不能

為之閒其所薦雖薄而必饗也萃之情下趣故引
吉无咎者以其交孚乃利用禴也升之情上騰故
必交孚乃利用禴而後无咎
右明象占爻義
九三升虛邑
贊曰无所疑也
蘭惠卿曰陽實陰虛邑者位也升自臨生三之位
本陰爻居之虛邑也今以九升三居陰爻所居之

地故曰升虛邑

案二陽之卦在下者爲臨也在上者爲觀也今以臨之初九升六三之位而爲升是升虛邑也邑虛則无所閡於升也　說者以坤爲邑謂前无陽實以閡之或又謂三諸侯之位邑國也皆非

右明象占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賛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張舜元曰坤西方之卦岐山之象也

李子思曰其事頗類太王文王或者遂以爻辭非文王語然而易中王用之辭非一如王用三驅王用出征王用亨于帝皆泛言之未嘗指名其人况稱王而不稱號邪

李氏曰體順又以陰居陰順之至也故於升之道有吉而无咎

案象與隨上六相似特西為岐耳隨上體兊兊正

西故曰西山此卦上體坤坤位西南羑里視岐其
方也故曰岐山山皆以在上卦取象今觀太王遷
岐之詩披荆棘通道路竊意太王未卜宅之先必
有負固不庭之國王者乃用此順巽之道以通之
故著此象所謂知以藏往者也若曰文王自稱太
王之德則羑里之時太王一諸侯耳未稱王也追
王太王在武王有天下之後若曰文王自稱與文
辭非文王作則又失之甚矣

右明象占

六五貞吉升階

贊曰大得志也

李去非曰柔居尊守正而二以剛應之降接如賓主之於階揖遜以升焉接賢者之禮至矣

程可久曰虛中下應於剛德之臣自二而升五如階之有級焉此人君升進賢臣而獲其輔贊故以貞吉先之

案貞吉言二五正應之吉也升階自三至五自下卦升上卦有升階之象或以為如舜之歷試自匹夫而升六位然贊為大得志則指九二也

李季辨曰至此則進于天子之階矣或升之王所或試之射宮或登之天府皆升階也則升道亨矣

亦有此義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贊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蘭惠卿曰冥者晦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

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

李季辨曰處升之極知進而不知退君子知進退存亡故宜貞守貞守乃所以不息也猶木升之極必歸根復命雖華實剥落而生生之意又寓於中矣

李氏曰天下之理消息盈虚不可以爲常升而不

已則必困唯持以不息之貞則无驕盈之患此所以為利也

諸說似覺支離

案上无所之進而不已故為冥升猶宴行也夫升極則困困則息若以進德言之息則非利也故利于不息之貞

右明象占

趙氏曰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內艮外順而為謙巽

有不自高之意故內巽外順而為升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咎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吉利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巽順之效也

馮當可曰萃聚而升不來陰陽當此時俱升而不降六爻之象如人相逐而行

林黃中曰升六爻以自下而上往而不來為義何

則升之為言上也譬猶木焉有長而无退也故既至六五五而謂之升階焉唯九二閡於九三以應六五而遂升上六前无所瞻視以進故謂之㝠升

右明六爻

乾隆御覽之寶

厚齋易學卷二十三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孫　藩

謄録貢生臣王兆泰